

「反思」大學精神

／李鑑慧

大學精神是什麼？要正面回答這個問題並不容易，但藉著些許想像、類比與逆向思考，我們或可獲得一些啟發。

劍橋大學文學系教授柯里尼 (Stefan Collini) 在《大學所為何來？》(What are Universities For?) 這本書中，請我們試想以下情境…

有間中世紀的修道院，年年發表年度報告。在這本或許是銅版彩編的成果報告書中，有著搶眼統計圖表，分析著修道院所拯救靈魂的年增長率以及教會稅收的價值波動；同時也搭配許多生動照片，呈現著如聖徒般的老邁僧侶埋首古籍的身影，還有年輕僧侶辛勤種植蔬菜、釀製啤酒的樂活形象。這報告當然也少不了修道院長充滿遠景的談話，並

且可能驕傲地報告著當年度在嘗試實施提前晨禱並延後晚課之後，修道院如何獲致了重大效益提升。

依這情勢，柯里尼預言，不消多時，這位積極有為的修道院長，就會引進一個「靈性評鑑」制度來確保全院上上下下都能具有卓越頂尖的靈性品質。我想，恐怕再不久，也會有優良僧侶選拔、靈魂拯救排名，靈性量化辦法，最後可能還會有個比照靈性高低計算而出的彈性伙食配給制……。

對於這樣一間修道院，或許談不上它哪裡錯了，但我們總會覺得它不太對勁，感覺他似乎失去了一些什麼，扭曲了一些什麼，這是否與它所理應展現的宗教精神有所悖離？或甚至有人可能會問，這還能算是一間修道院嗎？

這樣的情境，這樣的趨勢，我們是否感到似曾相識？在理應展現大學精神的大學校園中，我們見到了什麼樣的文化、什麼樣的景況？當我們走進一間貼滿金榜、日日狂賀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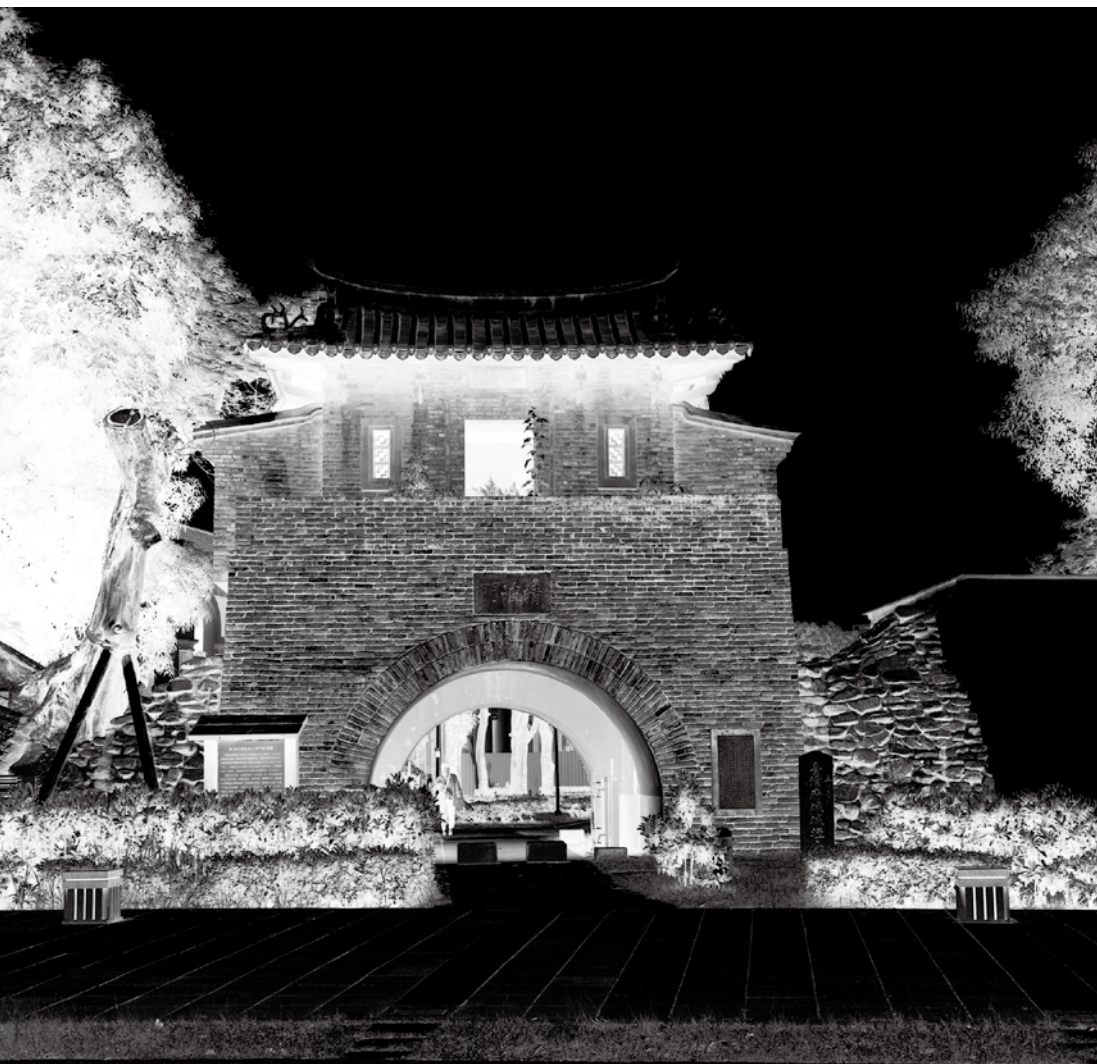
越成績與排名、全力以「攻頂」為導向的機構時，我們知道，我們走進了一間補習班。當我們走入了一間只考慮市場需求、人才供應和技能培訓而不思更為寬廣之意義與價值的機構時，我們知道，我們走進了一間職業訓練所。當我們走進一間以經濟榮景與產業競爭力為遠大目標、只論數字與績效，並藉由層層管理以求取勞工最大產能的機構時，我們知道，我們走進了一間企業公司。

我們曾否想過，當我們滿懷希望踏入成大之時，我們所走入的，是否是一所大學？

柯里尼教授請我們做另一個反事實思考。在古雅典城邦中，有一天，一些人們突發奇想，想要驗證這位盛名遠播的蘇格拉底是否真的是位偉大哲學家？於是，他們想出了一個類似今日的「研究評鑑」來做個判斷。結果當然可想而知，這位成天在市集找人辯論，似乎只會耍嘴皮卻從不會在羊皮紙上留下一滴墨水的蘇格拉底，肯定過不了關。

我想，幸虧深富人文素養的雅典公民不至如此淺薄，蘇格拉底若必須通過今日的重重入行與擢升考核才能擁有知識發言權，西方偉大的哲學傳統若非難以誕生，也將不具如許深厚內涵。

當然，會因此而被摒除在大學門外的將不只一位蘇格拉底。另一位眼尖的英國教授在《殺害思想：大學之死》(Killing Thinking: The Death of the Universities) 這本書中，還點名了愛因斯坦、維根斯坦，以及馬丁路德等人。這當中，我想最不上道的當屬馬丁路德了。他竟然在威騰堡的一所教堂大門上釘了一張遜斃的印刷字報。這字報上所寫的「九十五條論綱」，儘管挑戰了腐敗不堪的羅馬教廷、撼動了整個基督教世界，但是很抱歉，這不合形式規定，選錯發表園地，而且沒有收入「梵諦岡引用指標」的作品，在「研究評鑑」這照妖鏡下，可是一個點數也得不到。幾年內，馬丁路德若再覺悟，執意只寫大字報並且到處亂貼，恐怕連個小小修士資格也將不保。



成大最美麗的景緻，個人偏見覺得乃是光復校區三大人文科系所共同擁抱的成功湖畔。在這小小湖畔，有著挺拔的椰子樹、參天的杉樹、依水的楊柳、低矮的灌木叢，還有各類我叫不出名字的美麗植物。這些生命目無旁人地各自展現獨特風采：椰子樹不與杉競高、杉樹不憂其偏斜（有二杉奇特有如比薩斜塔）、柳樹不羨他人之高挺、各類野花草無規矩地兀自蔓延。一切生命各具特色，不受標準化指標而扭曲天性、不因外在衡量而獲取意義，更不會有因無謂爭長競短而來的可笑自滿，一切大小生命唯依其內在本質展現自身，守著屬於她自身那份小小方寸而無愧天地。

日日望著這片悠然世界，我常在想，成大之大，可有這小小湖畔之大？

全文自載於成大校刊240期